

世界医学五十年史

周谷城题



S
Y
62

世界医学五千年史

原著 (西德) 文兹梅尔

译者 马伯英 李莹 林海群

审校 蔡景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5

FIVE THOUSAND YEARS OF MEDICINE

by Gerhard Venzmer

TRANSLATED BY MARION KOENIG

世界医学五千年史

马伯英 李莹 林海群 译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哈尔滨市印刷二厂印刷

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发行

(哈尔滨市香安街54号)

787×1092毫米16开本 14印张 311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4048.4705 定价：3.50元

〔西德〕文士麦著

馬伯英譯

世界医学五十年史

周谷城題



序 I

文兹梅尔 (Gerhard Venzmer) 所著《五千年来的医学》一书于1968年在德国不来梅出版, 1972年美国纽约的塔普林杰出版公司出版了考尼格 (Marion Koenig) 的英文译本, 全书共369页, 是近年问世的一部中小型医学史。书中分42章, 从远古一直讲到未来。每章之前都有一段细目式的内容提要, 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就可以获悉五年来西医发展的梗概。所以1979年我教研室宋之琪同志把这些提要编译成一短文, 题名《5000年来医学发展的梗概》, 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1980年第1期中。此文发表后曾引起对医学史有兴趣同志们的注意, 读者很希望能看到一本中文的全文译本。

同年, 我在给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 (现已改为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讲世界医学史课程时, 曾把该书列为医学史主要参考书之一; 硕士研究生马伯英同志毕业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史教研室任教, 希望很快能看到该书。因该书在我国进口甚少, 我遂将北京医学院图书馆存书借给马伯英同志。马君颇用心思, 只用一年时间就由几位青年同志协助, 共同把它译成中文, 又经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景峰同志校阅, 本书遂得以完成。无疑, 在我国目前缺乏中文世界医学史书籍的情况下, 这本书的出版, 将对我们了解世界医学发展的过程和对中西医比较研究, 以及对我们的医学史教学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 由于原作者并非马列主义者, 也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医史问题, 对一些医史人物的评价也未必完全恰当, 但对于这些, 只要我们注意到, 这本书仍然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程之范

1984年国庆节于北京医学院医史研究室

序 Ⅱ

医学是人类保持健康、防治疾病、争取长寿的实践活动和知识体系，也是人类为此目的世代代积累的经验总结和精神财富。医学和其它科学部门一样，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要对医学的现在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就必须进行历史的研究。正如列宁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列宁全集》第29卷，4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医学史的总目的应当是通过对医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情况进行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指导现在，预见未来，以使过去为现在和将来服务。所以，医学史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从古代起，我国及世界其它一些古国，就是涉及医史的论述。但是，医学史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形成的。从那时起，在不少国家中，相继成立了医学史学会，出版医学史专刊和专著，医学院校中相继列医学史为一门课程。医学史的意义越来越多地为学者所认识和强调。

在我国，1949年以前仅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业余或兼职进行医学史的研究，并成立了医学史学会，出版医学史专刊。新中国成立后，医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目前，国内不仅有了医学史专门研究机构，而且全国25座中高等医学院校都有医学史教研室(组)。设医学史为必修课，有少数西医院校也有医学史教研室(组)和医学史课或讲座。医学史学会在全国范围内也逐渐扩大，医学史专刊的发行量较前大有增长，医学史论著空前增多，对医学史有志趣的人正在不断地增长。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讲，医学史研究仍有待于加强。中医史和西医学史的研究情况，相比之下，西医学史似更薄弱，出版的论文很少，专著更少，远远不能适应需要。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史教研室马伯英讲师所翻译的这部五千年医学史，内容相当丰富，是一部值得参考的资料。无论对于医学史工作者、科学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医学生等，都是可供阅读的。我想，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别国的学者同我们一样，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对待历史。我们当然也会自己去完成一部或更多的医学史著作，具有我们自己独立观点的医学史著述。但是，我们不应该随便排斥别国学者的著述。我相信我国的读者会通过别国学者的著述，鉴别史料，加以分析地吸收和采用的。

马堪温

1984年9月于中医研究院·北京

目 录

序 I	程之范
序 II	马堪温
1 远在史前时期即已实施的医疗技术。在法国三弟兄岩洞中的巫医.....	1
2 人类文明的摇篮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的医疗艺术。医学科学从过去留 传下来的知识中产生。宗教、巫术和医药紧密地交织着.....	5
3 埃及人伊姆霍泰普变成了在希波克拉底之前两千年的医疗职业美德的象 征。在古埃及有无数专业化的医生各专一门。医学纸草文献.....	11
4 按照古代中国的病理学说，疾病发生起因于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让渡。血 液循环系统的第一次提示。脉和舌学的研究。针灸。.....	16
5 古代印度高度发展的卫生学观念。吠陀和婆罗门的医药知识。解剖学和外科 在印度达到了较其它古代文明为高的发展水平.....	21
6 奥尔美克和阿兹特克的传统几乎完全被征服者们铲除，他们把这种传统看 成“魔鬼的活动”。在哥伦布之前医学极端专门化。令人吃惊的丰富 的麻醉草药。玛雅人在尤卡坦成了黄热病的牺牲品.....	25
7 古老的犹太人医学规定了卓越的卫生制度，但是犹太医生的声望不高。在 古希腊，医生们对于从魔法和巫术中解放出来的知识的渴望。与“神 庙医学”相对立的合理的医学.....	29
8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提出的新式医师道德规范至今适用。体液理 论、整体观和体质概念；一个人以其不同的反应方式区别于他人。医 学从宗教——僧侣的混和中进一步分离.....	34
9 亚理士多德，一位受到广泛尊重的学者、医生、科学家和哲学家；与希腊 文化一起开始了医学历史的新时期。医学此时成为专门的职业。希洛 菲利和爱拉吉斯拉特“发现”了神经系统。医学中心由希腊文化堡垒亚 历山大利亚转移到罗马.....	39
10 盖仑，罗马帝国的著名医生。十七世纪以前医学历史中最重要实验主义 者。盖仑之死暂时结束了科学的解剖和生理学的调查研究.....	45
11 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医学和医生状况；比较高度发展的外科学。罗马衰落 以后医学转入僧侣手中；牧师医生。医学科学的停滞、衰落和凋敝； 僧侣相信恶魔；第一所医院在修道院中出现.....	49
12 迁迥到阿拉伯以后，经典医学转回到西方，非洲人康斯坦丁将之由阿拉	

- 伯文译成拉丁文。阿拉伯医生拉齐和阿维森纳。萨勒诺的医学校是后来涌现的医学院系的根基.....53
- 13 医学转到僧侣控制之下;维拉诺瓦的阿诺德和彼特罗·阿巴诺。宗教法庭建立以后,独立自主的研究和自由思想变得危险。罗吉尔·培根,黑暗中的光明。“圣灵组织”建立了第一批贫民院、医院、孤儿院.....57
- 14 中世纪猖獗的流行病。六世纪的贾斯廷鼠疫和十四世纪的黑死病。道德坠落;加强公共卫生法案。麻风和英国的出汗病。大规模疯狂似的激动和大批瘟疫。自行鞭答和跳舞狂。孩子们远征.....62
- 15 文艺复兴唤起了新的生机勃勃的共同觉醒。有所发现的时代。夫拉卡斯特罗和他的接触传染理论。盖仑教条的一位执着的手巴拉塞尔苏斯带来了医学科学的转折点,经验、检查和实验对他意味着比相信古代权威更有意义.....68
- 16 人体是“最完美无瑕的创造物。”解剖学之父维萨留斯以其《论人类机体之构造》著作奠定了现代人类学完整而巨大的大厦基础。解剖学研究将不再从医学科学中被疏漏.....73
- 17 对病人进行临床观测和在病床边获得知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弗尔纳尔的《医学概论》。英国人凯厄斯为把外科医生从被鄙视的理发师行会的地位提高到医生地位打下了基础。“外科学之父”法国人巴累,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创造了完整的、声震现代的“综合疗法”.....78
- 18 异端和宗教法庭。教会反对魔法、巫术、女巫的斗争。惨无人道的巫术审讯以及对异教徒与巫者进行迫害的真实动机。韦尔和他反对巫术狂精神流行病的无畏斗争.....82
- 19 宗教暴君卡尔文的牺牲者、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了小循环。英国人哈维揭开了大循环的奥秘。新的生理学体系建立在量度的基础之上,并与描述性解剖学结合起来.....87
- 20 显微镜——“应用物理学呈献给医学的第一件伟大礼物”。荷兰布匹杂货商雷文虎克探索了微观世界,并弥补了哈维循环理论体系的缺陷。“显微解剖学的奠基人”马尔皮基.....92
- 21 弗兰西斯·培根革新科学思想。物理学和化学是医理学派和医化学派的基础。笛卡儿认为活的生物体犹如一架机器。桑陶瑞与“难以察觉的体气”。波瑞利解决了体温的奥秘。哈尔蒙特与发酵。西耳维厄斯扩充了人类大脑原有的知识。自然科学与医学科学之间的裂隙.....96
- 22 英国的希波克拉底——西德纳姆改革了应用医学,并且是专门病理学的先驱。荷兰人布尔哈维使他在莱顿的研究所成为“现代临床的摇篮”。瑞士的哈勒是医学历史上写作系统的生理学手册的第一人..... 101
- 23 关于胚胎理论的争辩。精子和囊状卵泡的发现。胚中预成论。沃尔夫的开创性著作《生殖理论》致使预成论瓦解。拜尔发现人卵细胞..... 106

- 24 蒂丽莎在维也纳任命莱顿的斯维滕为她的私人医生。老式的维也纳医学院。赫恩扩展临床体制。法国皇家外科研究院的。建立亨特在英国倡导科学的病理解剖学。莫尔干尼所著的第一部病理解剖学手册《疾病的位置及其原因》开辟了新领域。奥恩布鲁格开始实施“叩诊法”…………… 109
- 25 英国人普利斯特利和瑞典化学家谢勒发现氧气。法国人拉瓦锡解释呼吸的秘密并认为生命即是氧化过程。意大利人斯帕兰萨尼驳斥“自然发生说”的错误观念。法国人伯纳德创建现代实验生理学…………… 113
- 26 法国人皮奈尔解放精神病患者。他的观点：疯子并非罪犯而是病人。弗兰克建立公共卫生福利制度。英国医生詹纳以牛痘苗预防天花并发展了预防接种…………… 119
- 27 法国人比沙通过他的“膜理论”，建立了综合解剖学。拿破仑的私人医生科维萨尔推广了奥恩布鲁格的物理诊断法。雷奈克发明听诊器…………… 124
- 28 施莱登发现植物细胞，普金耶将它们看作“机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施旺发展了细胞组织学，认为细胞淹贯生物和人类整个王国。集中观察细胞核，引导着人们从主要为静态观察发展到明确的动态观察的思想方法…………… 130
- 29 伽伐尼发现“动物电”并认为揭开了生命之谜。医学的“外行”梅斯默与他的催眠术。高尔和颅相学。哈奈曼和顺势疗法。十九世纪初医学发展的混乱…………… 133
- 30 新型的维也纳医学书。罗吉其基瓦达临床医学发展病理解剖学。斯柯达提倡听诊和叩诊。好管闲事的实用主义和治疗上的虚无主义。黑布腊改革皮肤病学。泽梅尔维斯——“母亲们的救星”…………… 137
- 31 手术中疼痛的消除。一氧化二氮用于牙科手术，乙醚和氯仿用于大手术。巴斯德揭开了传染病之谜，并预言了极微小的有生命的杆菌的存在。李斯特倡导了外科消毒法。抗菌法与无菌操作…………… 141
- 32 德国从对自然的神秘而唯心的冥思转向更多地具有批判和理智的思维方法。缪勒把德国的解剖学、生理学以及医学的研究导向严格的科学的态度。修莱因也确定了医学这门自然科学在德国发展所应走的方向。细菌学时代的最初朕兆…………… 146
- 33 赫克尔的“生物发生定律”。赫尔姆霍茨发明检眼镜。路德维希创造了“记纹鼓”或叫转筒记录器，从而将图示法引进了实验生理学。鲁道夫·微耳和，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 149
- 34 罗伯特·科赫阐明了炭疽杆菌的生命史并发现了结核杆菌。这位微生物学的创始人通过他发明的检查程序引致了科学的细菌学时代。贝林创造出血清疗法并澄清了免疫概念…………… 153
- 35 慕尼黑的卫生学家培顿科斐在自己身上戏剧性地进行了霍乱试验。梅契尼科夫发现吞噬细胞并由此而解释了炎症的本质。伦琴发现了后来以

	他的名字命名的X射线。兰德斯特纳分离出不同的血型 and “罗猴因子”	158
36	埃利希发现每类药的效用取决于该化学物质在有机体内的特定分布。他创造的化学疗法为以后战胜病原微生物开辟了道路.....	163
37	荷兰殖民地医生艾克曼导入从维生素A到维生素T的研究时代。格丁根生理学家贝托尔德移植生殖腺的工作莫立了实验内分泌学的基础。对维生素、激素的研究使医生的注意力回到病人的整体上来.....	166
38	在易北菲尔特实验室，多马克发现了某种被称为“磺胺”的染料具有抗菌功效。通过创制青霉素，弗莱明偕同弗洛里、钱恩开辟了医学的一个新时代.....	171
39	人类最小的敌人——病毒。电子显微镜揭示出病毒的超微结构，病毒乃是可滤性致病微生物。生命与非生命的界线。与病毒性疾病作斗争.....	175
40	精神错乱理论的现代进展。格里辛格莫立了科学的精神病学。巴甫洛夫和反射学说。克赖彼林——精神病的分类者。约雷格的“以病抗病”原理。厄尔布和电疗法。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法的诞生。“精神药物”	178
41	外科学进展；科克尔在伯尔尼。柯兴发展神经外科学。索厄布鲁赫和他的压力差程序的发明。考的松的发现。塞里创立关于“适应性疾病”的“应激”学说。“备件”外科学和器官移植。第一例心脏移植术.....	183
42	未来的医学。医用电子计算机。“电子护士”。老年病学受到当前和未来医学急切的关注。传染性疾病的减少和变质性疾病的增加。医生的艺术，按照希波克拉底的说法，乃是“一切艺术中之最为卓越的艺术。”	187
	中文索引.....	191
	英文索引.....	202
	译者后记.....	215

1

远在史前时期即已实施的医疗技术。在 法国三弟兄岩洞中的巫医

1914年7月20日，法国图卢兹(Toulouse)大学古代史教授孔特·亨利·伯高恩(Comte Henri de Begouen)与他的三个儿子旅行经过阿列日省(Ariege)的一条小溪(这小溪是位于图卢兹城南的比利牛斯(Pyrennean)山麓的加龙(Garonne)河支流)。天气闷热得要命，他们就在离孟德斯鸠——阿丰蒂(Montesquieu—Avantes)不远的路边坐下休息。这时候一位农夫从旁走过，并对他们说：何必坐在这热烘烘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就有一个惬意得多的休息所。在那里，即使是最炎热的日子，也有凉气从地底下冒出来呢！

伯高恩教授侧耳恭听。有一股凉气从地下吹来，这种凉气只可能来自一个地下洞穴……不多一会儿，他们来到了这“喘气洞”(the trou souffleur)。他们把半掩着洞穴进口的石块清理掉。事实证明伯高恩教授是正确的，有一条缝隙裂入地底。这一下，考古学家们的兴致可来了，他们弄来绳索和提灯，他的一个儿子身上缠着绳子，小心翼翼地沿缝隙而下，约下了六十呎就到了洞底，他解开了保险绳开始探查。守在洞口的人则在焦虑中带着几分渴望，期待着信号的出现。一个钟头多一点，绳子动了起来。那小伙子在洞中重新绑好保险绳，洞口的两位兄弟一齐用力把他拖回到地面。这小伙子起初是太激动了，以至于连话都说不出来。“洞壁上有成千幅图画！”这句话最后总算脱口说了出来。时间证明，他说的并不夸大。

在后来被命名为“三弟兄岩洞”(Les Trois Freres)的洞穴中，在数不清的壁画里，有一幅可以说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关于医人的代表的壁画：一个冰河时期的戴有动物面具的巫医，面具上有大而圆的眼睛，尖尖的胡子，象是带角的美洲野牛头。“野牛”的肩峰隆起是清晰可辨的，尾巴垂着，牛腿的末端有一对蹄子。不过，这“牛人”的姿势是直立的人，他的脚也是与人脚一样的。

这个生活在一万七千年以前的冰河时代医生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发展的那些早期的年代，疾病早已存在。常被提起的那种看法是荒唐无稽的：所谓当人们还生活于原始的蒙昧状态的时候，象疾病这一类事情是不存在的，疾病只是后来进入文明开化以后才出现。的确，在“三弟兄岩洞”中，科学家们无需为了弄清疾病究竟存在了多久而去寻找医人的踪迹，因为在那里存在着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疾病的存在甚至比人类

还古老，疾病几乎同生命一样古老。如同古生物学家们从长期被遗忘的世界所揭示的那样，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在千百万年以前，同样存在着医生在今天的诊室里所遇到的疾病。

甚至那引起如此多的传染性疾病的细菌，也已在太古时代中存在。在坎布利亚（Cambrian）的岩层中，人们曾发现它的化石。这些岩层估计已有五亿年的历史。当然，在那时候，究竟这种具有分裂能力的真菌是否已经具有致病能力，还是对其它生命有机体无害？这一点还存在着一些疑问。

在据德文尼安（Devonian）和西鲁里安（Silurian）的估计已有三亿五千万年之久的甲壳类软体动物的化石中，我们甚至发现有由寄生虫引起的破坏。疾病早已存在这一事实，还可以上溯到白垩纪的初期，也就是说，在一亿五千万年之前的文物中得到证明。这就是传统中的蜥蜴类动物的遗迹，今天人们所联想起来的“龙”的概念，它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热带气候中。有关疾病的全部目录可以在这些长达一百十五英尺的古怪的庞然大物的遗迹中得到证实。这些巨兽的骨骼化石在我们的博物馆中展出。

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在这种蜥蜴类遗体上鉴别出来的疾病主要是骨头的疾病：征象表明，胃炎和骨瘤是并不少见的。在美国怀俄明州（Wyoming）出土的一块恐龙尾巴的化石上就发现有骨瘤。骨瘤使得这大家伙变成如此僵硬以致行动维艰，它终于因此而死去。甚至龋齿也被发现，这是一种我们现今认为是由于文明而独有的朽蚀性疾病。

中生代的末尾，恐龙时代结束了。第三纪是哺乳动物的世界。这些动物的化石也显出了各种疾病的痕迹，同样的，主要是骨病，特别是炎症和肿瘤。在洪积世时代的洞熊化石中，关节炎性的畸形为数尤多。

在第三纪末、第四纪冰河时代之初，人类开始出现。这大略是在五十万年以前，这时候的疾病就更多了。荷兰的医生、古生物学家杜波依斯（Dubois）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于爪哇（Java）发掘出一具猿人骨骼化石的股骨上有一个隆包。对这一隆包只能作出骨瘤的诊断。

如果需要提出更多的证据以证明关节炎是一种远古的疾病的话（这种病在今天相当普遍），它可以通过原始人的另一人种得到证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的遗址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和易北菲特（Elberfeld）之间的梅特曼（Mettman）谷地的一个暴露着的山洞里，由德国中学教师福哈洛特（Fuhlrott）于上世纪中叶首先发现。后来，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Thuringia）高原、比利时、法国南部、意大利、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中东、非洲北部和中部，并再次地在爪哇，都有更多的遗址发现。这些遗址中的许多骨骼化石证明，尼安德特人常常苦于患关节炎，这是毋庸置疑的。

冰河时代的最后几百年间和旧石器时代的头一个世纪，尼安德特人被一新的人种——人类的直系祖先代替。从他们的化石判断，他们也被骨病所折磨，例如关节炎、肿瘤、脊椎结核、骨窦炎、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骨髓炎以及如脊柱裂之类的畸形，可能还有佝偻病。那个时期开始所遗留的，以及从山洞里发掘出来的大批文物，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整个石器时代人类生活和思想的生气勃勃的图画。在他们中间，艺术的精神第一次

被激发，鼓舞着他们用图画和雕刻记录下他们经历过的和观测到的东西。这些人类的远祖，一下子产生了这种艺术感，实际上没有经过过渡时期就懂得了如何创作艺术，如何用火，如何制造出不寻常的骨器和石器。不仅如此，还有在“三弟兄岩洞”进口处留给我们的那最早的、通过巫医进行治疗活动的绘画。

我们不知道石器时代“医人”如何治疗病人。很可能他们早就懂得了某些草药的治疗性能，利用那些不寻常的精美石器作为石刀进行诸如切开脓肿等简单的手术；或许甚至会用骨针缝合创口。也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有良好的骨折愈合，看来象是在休息状态或用夹板进行正骨治疗的。

最令人惊奇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医治者们竟敢于进行一种手术的想法。这一手术即使在今天也被认为是最困难和最担风险的：在颅骨上钻孔打洞。出人意料的是，大量的史前时期的带有钻孔的颅骨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和波兰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中被发现；偶尔也在例如英国和秘鲁暴露出土。很有可能，这些早期的医生们处理这种手术，是用一系列小洞联成一圈的办法，以便将一圆盘形的骨片取出。骨片取出后通常又被另外打洞，然后当作护身符挂在脖子上。

人们不难想象，这些未经麻醉的病人在接受这种手术期间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过去人们不能理解，怎么可能用这样的工具做钻颅术（trepanning operation）。但是，新近较多的关于这种手术的研究表明：事实上只要用一件适当加工的石器工具，可以在五、六分钟内在人的颅骨上钻出一个洞来。无疑，许多人肯定不会在钻颅术中生存下来；但是，相当可观的、愈合正常的带有钻洞的头颅骨，乃是病人在这生命攸关的手术中也经常得以生存下来的充分证据。

考古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中，对诸如为什么这样一种过于疼痛和危险的手术居然相当经常地进行的问题的解释，绝不表示同意。一个似乎合适的解释可能是，例如：颅骨损伤以后骨碎片压在大脑的一定部位并且引起了痉挛；或者史前时期的“医人”在碰到病人由于癫狂或不堪忍受的头痛（象周期发作的偏头痛之类）突然发作，他们可能假定那是一种邪恶的精灵棲身于颅骨之内，并且认为在那上面打一个洞，将可以为之提供一条逸出的通路。最终，还有一些人认为这钻颅术仅仅是为了执行一种宗教仪式。不管如何，各种观点可以归纳为一个共同的特性体系：就是认为在最早的时候，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师的手中。

虽然在近几年所做的实验中已证明能够用合适的石器锯断上臂骨，但在石器时代的骨骼中未发现截肢的迹象。不过在某些洞穴里面，手指截除的非凡绘画已被发现。但医学界的意见倾向于认为这种切除并非是为了医疗的目的，而认为仅仅是出于宗教仪式的需要。就这一点而论，居住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一个巴布亚（Papuan）部落，甚至今天还一直过着完全是石器时代的生活，截除手指以表示居丧或悲哀。这真令人感到莫大的兴趣。

医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有赖于一系列留传下来的知识，并要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无论如何，这意味着需要记录，也就是说要有文字的创制。已知的最早文稿见于泥板及其残片上，它们是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乌尔（Ur）一带的亚伯拉罕

(Abraham) 城和迦勒底(Chaldean)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挖掘出来的洞穴中发现的。一般地说，底格里斯(Tigris)与幼发拉底(Euphrates)两河河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比埃及文明的出现要早得多。苏美尔(Sumerian)文化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从大约三千五百年前的皇室陵墓中，已经发现制作精美、具有难以置信的艺术价值的陪葬品，它们是由非常有才能的金饰匠和画家所制作的。他们的动物形制，只可能是由那些隶属于精致文化层的人们才制作得出来的。我们必须感谢古代苏美尔人用图画和楔形文字记录所有重要事件于泥板上的热忱，这使我们有关医疗的最早活动的知识得以建立在传统之上。

2

人类文明的摇篮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的医疗艺术。医学科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知识中产生。宗教、巫术和医药紧密地交织着

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的历史是一部处于经常不断变化中的历史。苏美尔人，他们自称为“黑头人”（‘the black-headed people’），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儿迁移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居住。他们带来了相当可观的艺术品。他们懂得如何建造地窖，书写楔形文字。也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天文学体系和法规集成的创始人。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他们到来的时候，他们吸收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居住在这儿的阿卡德人（Akkadians）的文化。这些阿卡德人是原始的猎手、农夫，他们一直使用着石器，用薄片燧石制成的镰刀收割他们的庄稼。

随后纯苏美尔文化首次繁荣，并继续存在到公元前三千纪中叶。那时有一位来自福马特（Format）的征服者，名字叫撒尔贡（Sargon）或阿卡德的沙鲁金（Sharrukin of Akkad），征服了苏美尔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这个王朝延续了两个世纪，直到一次高地山民的侵占才算结束。当阿卡德王国被消灭的时候，苏美尔文化经历了第二次繁荣。接着，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它再次开始衰落。无论如何，在每次朝代更换的时刻，征服者都吸收了相当一部分苏美尔文明。亚述人（Assyrians）首先到来，然后有巴比伦人（Babylonians）来到。他们的帝国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才被波斯国王塞勒斯（Cyrus）推翻，这位国王也就是征服小亚细亚的那个人。因此，无须概证，可以说存在着一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是一种如此丰富的文化，其影响所及，一直延续了四千年以上并影响到今天。

考古发掘毋庸置疑地证明，公元前两千年的这个河谷的文明中已经有医生。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无数刻划着楔形文字碑文的泥板在尼普尔（Nippur）城（现称努佛，Nuffar）发现。其中有一块泥板涉及到医学内容。这块待分析的泥板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搁置了数十年，竟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解译出那些内容。英国楔形文字学者坎拜尔·汤普森（R. Campbell Thompson）曾对之作了解释，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直到

1953年，才被另一位楔形文字专家、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大学的萨玛尔·克雷默（Samuel Noah Kramer）教授及他的同事们，成功地译出那难以理解的泥板书的奥秘。就医学史而论，揭示出来的内容是耸人听闻的，这就是：铭刻在这块泥板上的竟然是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的一本成常规的治疗手册——显然，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治疗手册。这一医学文献最重要的部分是药方集，还有一个草药和化学物的目录，而这些东西早在几千年以前就被用于医疗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生辨认出几百种医用植物，其中许多直至今今天还在应用，例如罂粟、曼德拉草、菲沃斯草、亚麻仁、甘草根、没药、麝香草、肉桂、药西瓜、阿魏、大麻和蕈茄。此外还认识明矾、硫黄、硝石和铜等矿物药。美索不达米亚存在着乡土医生，这也可以由在那儿的无数山丘中发掘出来的陶罐碎片证实，那上面描绘有包含治疗神和医疗工具在内的医疗卷封。这类卷封常被这三角洲上的古老居民们拴上一根绳子，缠绕在腕部。

为我们所知的第一个医疗费用表包含在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法典（the Codex of Laws of King Hammurabi）中，据一些考古学家说，他大约是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统治过这个国度。而根据另一些考古学家的说法，则要迟两三百甚至五百年，这部显然收编了最大多数的古代苏美尔人思想的法典，一千多年来被用楔形文字刻划在一块将近七英尺半高的闪长岩上。这块巨石已经在十九世纪初于苏萨（Susa，现称苏墟Shush）挖出。它是被埃拉美的克（Elamitic）的征服者们拖到这儿的。今天，它被存放在巴黎的卢浮宫（Louvre）。

除了犯罪和民事法律条款——即关于公务职责、结婚和离婚、司法管辖权、农耕、商业和航行的法律等以外，它还包含一个幸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费用税目表。其中可以找到各种事务的固定收费，包括九个属于医疗费用的段落。这儿不仅涉及到开业医生因这种或那种工作而可收受的费用，同时也规定了医生由于失误而应得的惩罚，并特别考虑到所治疗的病人究竟是来自上层阶级还是来自奴隶。“如果一个医生用金属刀治愈了一个人的严重创伤，或者切开了一个人的肿瘤并治好了他的眼睛，那么医生将得到十个希伯来银币。”可是，他如果是给一位平民的儿子做同样的手术，那医生就只能得到五个银币；而给一位奴隶做手术，则只能得到两枚银币。“如果一位医生用金属刀为一个严重创伤的人治疗而致死亡，或者切开了一个人的肿瘤却弄瞎了这个人的眼睛，那么医生将被砍去双手。”如果手术的结果损害了病人的视力，也要给医生以同样的处罚。“如果一位医生用金属刀治疗一个平民的奴隶的严重创伤而致死，那么医生将赔偿一个奴隶。如果切开他的肿块而弄瞎了他的眼睛，他将用银子付出这个奴隶一半的身价。”对伤肢或肠病的治疗，奴隶主应付五个希伯来银币，平民三个银币，奴隶两个银币。“如果一个医生看到他的病人不能被治愈，他就不必关心那病人，因为那病人将要死去……”

前面提到过的那块公元前2200年的、包含有医学文献的泥板书，却根本没有关于妖术、崇拜魔鬼的记述。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进行的治疗艺术，就象所有其它较早的文明一样，它是建立在宗教崇拜、魔法、对恶魔的恐惧和与巫术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看来医学之从信仰上帝、魔法或恶魔中解放，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并且因为

治疗的方法掌握在僧侣医生手中，医疗活动是浸透了魔法和宗教礼仪的。

这种现象对于生活在高度文明中的人们来说，似乎足以令人惊异。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盛行的关于疾病性质的信仰的话，那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人们相信：整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着那种支配着发生于人、动物、植物和矿物之上的每一件事的神秘力量。一大群神和女神决定着疾病或健康，每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恶魔在管辖。有时疾病由恶魔所致，而有时疾病本身就是一个恶魔。邪恶的精灵，带着疾病的魔鬼，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恶魔的被除，是僧侣的职责，因而宗教、魔法与医学紧密地搀杂混合在所有古代人们的心目之中了。显而易见，只有在对疾病的起因和性质的流行观点根本改变以后，这方面的问题才有可能发生转化。

崇奉数字的魔力在当时也相当流行。有趣的是，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已经认为“7”是个不祥的数字。在每月的第七天，国王不乘他那金碧辉煌的马车出行，也不在那天接见任何人。环绕着数字“7”的信仰，后来在希波克拉底“转变期”（crisis）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邪恶的7”变成了“神圣的7”，“7”这个数的奇特的重要意义一直存留至今。因为“7”是星期的日数、犹太人安息年的数字、罗马天主教教会举行圣礼的数字、美德和不可宽恕的罪行的数字，等等。

信奉“7”这个数字的魔力确实可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可以从坎拜尔·汤普森的论古代巴比伦的魔鬼的书中所叙述的内容里得到证实。下列的魔语“真言”是指一位神圣的疾病魔术师，水神“亚”（‘Ea’），他如同后来希腊的阿斯克雷庇亚（Aesculapius）一样，被美索不达米亚医生当作他们的祖先来供奉：

他们是“7”：“7”就是他们！
在大洋深处的“7”是他们！
他们是在天堂饕餮大食的“7”，
他们在海洋的最深之处繁殖。
他们既不坏也不柔弱，
不过，他们犹如四处漫游的暴风，
没有妻子，也不生儿子，
他们既不懂仁慈，也不知道怜悯，
从不倾听祷告和哀求。
他们象放养于群山中的马……
是“亚”的邪恶的怪物。
他们是上帝宝座的支架，
他们站在大路上弄脏小路，
在瘟神前面开路，是“比尔”（Bel）的了不得的斗士。
他们是邪恶的，他们是不吉的！
他们是“7”！他们是“7”！
他们是双料的“7”！